



“兵妈妈”周宏英：用心用情浇灌“拥军之花”

蔡踊泓 周晓明

2004年5月1日周宏英开通仪征至上海的第二条拥军快客。



“活到九十九，拥军不丢手；活到一百岁，爱兵一辈子。”1994年，年逾花甲的仪征市长城旅馆经营者周宏英被表彰为“江苏省拥军模范”。此后，她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拥军爱兵的信念。2023年“八一”前夕，她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、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、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、全国双拥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授予“最美拥军人物”称号。近日，刚获评“全国双拥模范城市”的仪征市，精心打造以双拥共建为主题的“周宏英工作室”揭牌开放，由周宏英坐镇这一双拥平台，弘扬双拥精神，传承、推进双拥事业。

长城旅馆：拥军征程的起点

日前，在仪征市“周宏英工作室”，92岁的周宏英指着一幅巨大的长城旅馆照片感慨道：“这是我家自建的住房，后来改建成‘长城旅馆’，也由此开启了我的拥军篇章。”



2019年7月17日，周宏英在武警仪征中队慰问子弟兵。

1945年8月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，日本帝国主义濒临覆灭。处于休整状态的新四军某部，驻扎在原仪征县铜山清水桥河边。年仅13岁的周宏英发现，这支部队与以往所见的“大兵”截然不同：纪律严明，从不拿百姓一针一线，也从不打骂村民，还常主动帮老乡干农活，就像亲人一般。少女心中满是向往：这样的部队真好，我也要当兵！新四军干部王刚听闻她的愿望，笑着回应：“好呀，等你再长大一点，就跟我们一起打鬼子！”

这句玩笑话，点燃了周宏英长达80载的拥军情怀。看到王刚等新四军指战员穿着草鞋，她心疼不已，回家后便学着缝制布鞋、袜子和鞋垫送到营地。然而次年，得知答应带她当兵的王刚在与敌军交战中牺牲，周宏英悲痛万分，暗暗发誓：当不了兵，也要用为部队做鞋袜的方式，为他们作贡献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到了适婚年龄的周宏英，



2005年10月12日，在仪征市长城旅馆，周宏英在接兵干部指导下，学习网络知识，提升服务旅客、服务接兵干部的能力。

给自己定下特殊的择偶标准——非解放军不嫁。可惜事与愿违，家人安排的结婚对象老彭，因近视未能通过体检，未能实现她的军人配偶梦。无奈之下，她又立下新目标：儿子长大后要当兵，女儿长大后要嫁给军人。从此，她全身心投入拥军事业，践行着少女时代为新四军送军鞋的初心。

2017年2月14日，85岁的“兵妈妈”周宏英迫不及待地登上南京市六合区广播电视台的采访车，与记者一同开启寻找拥军引路人王刚的“寻根”之旅。在仪征烈士陵园，守园人杨发忠介绍，多年来“兵妈妈”周宏英年年清明前都会去祭扫烈士，如此高龄仍心怀敬重，令人敬佩。周宏英在英烈名墙上找到了日思夜想的“干爸”王刚的名字。在铜山脚下清水桥王刚牺牲地附近，村民告诉记者和周宏英：“当年向日军告密导致王刚牺牲的是当地周姓地主，周家兄弟俩，一个被人民政府镇压，一个人入狱服刑。”周宏英欣慰地说：“恶有恶报，当汉奸终究没有好下场……”
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江淮大地，也进一步激发了周宏英的爱国拥军热情。她将自家住房改建成旅馆，既能补贴家用，又能为拥军事业积累资金。经营旅馆期间，她发现，每年秋季征兵时，各地接兵干部来仪征后，住宿、生活和出行多有不便。于是，她主动联系仪征市征兵办公室，在确保安全保密的前提下，承担起接待接兵干部的任务。

为让接兵干部住得安心，周宏英投入大量资金对长城旅馆进行适军化改造，将接兵干部的房间集中安排在二楼，并提供免费就餐服务，让他们能专心进行新兵家访、政审等工作。随着接兵干部们年年入住，一面面感谢锦旗挂满长城旅馆大厅三面墙面，周宏英依托旅馆开展的拥军事迹，也在军地间广泛流传。1994年，她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和江苏省军区联合授予“江苏省拥军模范”荣誉称号。

拥军快客：延续爱国情怀

2004年5月1日上午10时，仪征市汽车站内鼓乐齐鸣，嘉宾齐聚，共同为周宏英开通的仪征至上海第二条拥军快客剪彩。“人生七



2025年5月，92岁的周宏英坐班“周宏英工作室”接待来访退役军人，分享拥军事迹。

十古来稀”，可70多岁的周宏英为了拥军事业，毅然创办经济实体，她的创业精神在仪征被传为佳话。此前，周宏英已开通仪征至南京的双拥快客，专门服务过往军人。在她珍藏的军人乘车留言簿上，一段段官兵的留言，记录着“兵妈妈”爱兵如子的点点滴滴：

“昔日红娘周大妈，今朝喜开拥军车，不辞辛劳作贡献，三军将士尽开颜。”“乘坐拥军快客到仪征开展家访，路上聆听司机大哥讲述‘兵妈妈’周宏英的故事，颇受感动。炙热的情伴着您，祝您老健康长寿，一生平安。”“感谢拥军快客，为伤残军人服务。‘拥军车’一路平安、万事如意。”

一句句留言，饱含着官兵们的感激之情。“兵妈妈”周宏英的拥军深情，随着拥军快客从滨江小城仪征，驶向南京、上海，温暖着大江南北往来军人的心。

爱兵拥军：创新服务之路

周宏英的爱兵情结，源于新四军“干爸”王刚的引导，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发展，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愈发浓烈，并在后续的岁月里持续升温。

1953年，21岁的周宏英与彭德金结婚。抗美援朝的枪声响起，她虽无法参军报国，却动员丈夫报名参加志愿军。可惜丈夫因身体条件不达标未能如愿，周宏英便下定决心：以后生儿子，一定要送他去当兵；生女儿，就把她们嫁给军人。

时光流转，1980年西南边陲战事吃紧，周宏英带着高中毕业的儿子彭平主动到征兵办公室报名参军。当时，全国最大的化纤基地——仪征化纤正在招工，许多家长想尽办法让孩子进入企业，捧上“铁饭碗”，而周宏英却选择在战火纷飞时送子入伍。此后，她的堂弟、侄儿、侄孙、外孙等，全家先后有16人投身军营。更让她骄傲的是，这些军人在部队表现优异，人人入党，个个立功受奖。

每逢重大节日，就是周宏英的“拥军日”。往年除夕，武警仪征市消防中队官兵需坚守防火抗灾救援一线，周宏英总会自购鸡鸭鱼肉、瓜果等年货，陪伴官兵守岁；端午节，她亲手包粽子送到武警仪征中队；八一建军节，她为驻仪多支队官兵购置毛巾、羊毛衫等慰问品，走进营区，关心新兵，还热心为留队老兵介绍对象，全方位当好“兵妈妈”。2003年“八一”，她顶着酷暑，带着1000多件衣物和慰问品，前往武警北京总队某中队慰问，将江苏人民的深情厚谊带到首都。付出终有回报，2006年母亲节，武警仪征中队邀请“兵妈妈”进营区体验“军营一日”，战士们献上火红的康乃馨，表达感恩之情。

几十年来，周宏英慰问部队的次数难以计数，涉足的军营、警营遍布各地。在大江南北部队官兵心中，“周妈妈”早已成为她的专属称呼，“兵妈妈”周宏英的名字也广为人知，那句“‘兵妈妈’，祝你永远健康、一路走好！”是官兵们最真挚的祝福。

军婚红娘：成就美好姻缘

“有女不嫁当兵郎，成年累月守空房”，面对这样的世俗观念，周宏英却毅然支持自己的3个女儿和2个干女儿都嫁给了军人。通过女儿们的婚姻，周宏英深知军人因探亲假少、社交圈窄，找对象困难，这也成为影响军人安心服役的一大因素。为解决这一问题，她频繁出入人武部、双拥办，一旦获取合适信息，就主动为官兵牵线搭桥。起初，识字不多的她常请人代笔，向军人介绍地方姑娘的情况，后来，她专门安装直拨电话，开通“红娘热线”，通过电波传递双方心意。许多热恋中的姑娘，还会到她家借用电话与心上人交流。通过这条热线，288对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周宏英也成为新时期备受赞誉的军婚“红娘”。

在祖国西北部服役的一位仪籍陈排长，28岁仍单身，春节假期找对象无果，焦急万分。听说周宏英热心为军人牵线，他专程进城求助：



2014年5月23日，周宏英参加自己牵线的第400对军婚优伉的婚宴，并送去祝福。

“大娘，请你帮我介绍个对象吧，再过五天假期就满了，这回找不到，恐怕要打一辈子光棍了！”周宏英一边安慰，一边多方打听、连夜物色，第二天就联系11个姑娘与他见面。接连两天都未成功，直到第三天傍晚，她发现邻居家的张姑娘，立即丢下饭碗上门沟通。得知张家也正为女儿婚事发愁，便迅速安排两人见面。因陈排长家在山区且无电话，周宏英冒着严寒连夜骑车几十里通知他。当她凌晨五点敲响陈家大门时，头上的汗水都已结冰，这一幕让陈排长感动不已。最终，二人一见钟情，一年后步入婚姻殿堂。2006年7月初，仪征市人武部会同仪征市文化馆，联合将此事编排成文艺小品《找对象》，参加省市双拥文艺晚会演出，引起强烈反响，受到各界好评。

2000年初冬，75岁的上海老红军吴忠信，在报纸上看到周宏英的事迹后，写信请她帮忙寻找老伴。周宏英深知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，决心为老红军找到幸福。经过筛选，她将49岁的沈阳人张淑华介绍给吴忠信。在双方满意后，安排二人到仪征“相亲”，促成这对“老来伴”在当年春节喜结连理。《人民日报》还为此发表新闻特写《“兵妈妈”当“红娘”，老军官做新郎》。

一个人感动一城人，一个群体推动仪征市双拥创建浪潮。在周宏英的带动下，仪征双拥典型不断涌现：参战退役老兵毛正来坚守承诺，38年替牺牲战友尽孝；退役军人李巨星创办“红色文化艺术馆”弘扬红色精神；退役军人姜士明坚持升国旗、开办民兵书屋传承双拥传统；“義拥军”志愿者服务组织的“做一天的你”公益项目广受好评。“兵妈妈”周宏英的事迹，如明亮火炬，照亮仪征这片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的土地，激励着无数人投身双拥事业。

致兵妈妈周宏英渡可

在一座山脚下
有一个穿花褂子
扎着马尾的小姑娘
她机灵勇敢又善良
为新中国叔叔
送情报送军粮
在高速公路上
有位大妈
有两辆小客车
在祖国的南北线
无偿接送子弟兵
为他们牵线当红娘
在地方在军营
有位九旬老人
拄着拐杖
每逢佳节为亲人
包粽子 送月饼
为他们缝补衣裳
她爱祖国爱家乡
他把子孙送去当兵
她把一生的积蓄
献给国防
她把青春
献给军队献给党
她只留下一颗赤心
相伴着五星
永远永远向着党！



一个人影响一座城，在周宏英爱国拥军精神感召下，仪征涌现出毛正来（左）、周仁林（中）、李巨星（右）等拥军模范。

“江浙沪”大可不必更改为“沪苏浙”

大吕

近日，“江浙沪”与“沪苏浙”的称谓之争引发网友好事者热议。尽管有观点认为“沪苏浙”更符合行政区划代码规则，比如上海人的身份证以31开头，江苏以32开头，浙江则以33开头，但笔者认为，强行改变已深入人心的“江浙沪”称谓既无必要，也不明智。名称排序的调整看似只是文字游戏，实则牵动着地区认同、文化习惯和社会成本等多重因素，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传统，维护已经形成的语言习惯。

从历史渊源来看，“江浙沪”的称谓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记忆。明清时期，江苏与浙江同属江南核心区域，形成了“江浙地区”这一传统认知。上海自开埠以来，虽然后来居上成为经济中心，但在文化认同上仍与苏浙两地血脉相连。“江浙沪”的称呼不仅符合历史发展脉络，也体现了三地在文化上的同源性。这种历史形成的称谓已在民间使用百余年，成为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·诺拉提出的“记忆之场”理论告诉我们，这类具有历史积淀的称谓是社会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，不宜轻易改变。

语言习惯的形成有其自然规律，强行改变往往事倍功半。在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中，“江浙沪”的称谓已经根深蒂固。以电商领域为例，“江浙沪包邮”已成为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固定搭配，贸然改为“沪苏浙包邮”反而会造成认知混乱。最早的

“长三角”概念的核心区域就是指江苏省、浙江省的部分城市以及上海市，人们又习惯将这一地区称为“两省一市”，如果哪位贸然改称为“一市两省”，则容易让人不明就里。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，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，但一旦被社会约定俗成，就具有了稳定性。如果每个地区都要按照行政等级重新排序，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。

从实际效用来看，名称排序的调整需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，这些看似细微的调整，集合起来将耗费不小的行政资源和社会成本。交易成本理论提醒我们，任何变更都要考虑其实施成本，在收益不明显、的情况下，维持现状往往是最优选择。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实质合作，而非名称排序。长三角一体化最重要的是打破行政壁垒，促进要素自由流动，而不是在称呼上争先后。德国莱茵-鲁尔区、日本东京都市圈等国际成功案例表明，区域合作成效与城市名称排序关系不大。将精力放在名称排序上，反而可能助长地区间的竞争意识。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城市，其地位和作用早已得到公认，不需要通过名称排序来彰显。相反，保持“江浙沪”“两省一市”的传统称谓，更能体现长三角地区平等协商、互利共赢的合作精神。

与此类似的还有“粤港澳”“京津冀”“成渝”等区域概念，它们大多从“地理毗邻”逐步过渡到“经济共同体”，甚至升级

为国家战略，深入人心多年，已经成为约定俗成。以成都、重庆两个核心城市形成的“成渝经济区”“成渝城市群”概念为例，成都是四川的省会，重庆则是1997年新设立的我国第四个直辖市，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称为“渝成经济区”或“渝成城市群”。前不久，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联合印发《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》，进一步明确了以成都和重庆两个超大城市为核心，建设引领西部开发开放的国家级城市群的目标。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明确提出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”，这是对“成渝经济区”“成渝城市群”这一传统概念的继承和重大升级。

名称之争背后反映的是对文化传统与社会习惯的尊重。我国历来有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的说法，但这里的“正名”更应该注重文化传承和民众习惯，而非机械地套用行政规则。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，我们更应该关注实质性的合作举措，而不是在称谓上做文章。保持“江浙沪”这一传统称谓，既是对历史的尊重，也是对民意的顺应，更是对区域协同发展本质的准确把握。

